

长篇
小说

谁在我身旁

讲述部队大院里的情感故事

一个看似平常的选择，或许我们的人生便从此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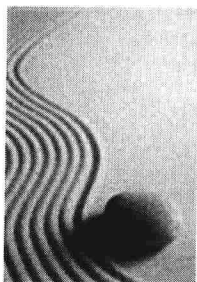


王安东◎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
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

谁在我身旁

王安东 著



國防工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在我身边/王安东著.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118-07321-8

I. ①谁...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8203 号

※

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8)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3 $\frac{1}{8}$ 字数 210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定价 2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我社负责调换)

国防书店:(010)68428422

发行邮购:(010)68414474

发行传真:(010)68411535

发行业务:(010)68472764

人生轨迹用必然和偶然拼凑,赋予了生命千差万别的变化,有时一个看似平常的选择,或许我们的人生便从此改变。

1

世纪初年，我受单位派遣到南方某市的一所军校进行半年的职前培训，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跨入南方地界。8月下旬，正是多雨的季节，在北方生活习惯了的人，多少会对这种烟雾缭绕的景象，有一点厌烦，让人不禁怀念起北方的艳阳天。

傍晚时分，列车停靠在城市的站台，我从一圈追问我坐车还是住店的人群中突围出来，一路沿着大街南行。经过雨水的洗礼，浸泡在雨中的街市给人一种神秘和向往，高耸的楼顶在水雾中变得虚幻而飘渺。伞下忙碌的小贩一边敲打着滚烫的锅沿一边大声地叫卖；沿路林立的商店里传来委婉亦或激昂的乐曲，让人感受着城市的喧嚣。我向电话亭里的一个卖报的老头打听我要找的地方，他操着浓重的方言不屑地告诉我，

不知道！一个卖地图的妇女殷勤地凑过来告诉我，这是最新版的城市交通图，看一下就什么都知道了。我气哼哼地背过身，茫然地站在路牙上左顾右盼，一辆满是泥垢的中巴车从身边驶过，溅起肮脏的泥水，我跳着躲开。

父亲一个多年的战友转业后在这个城市居住。八年前他离开部队时，我还是一个在高中二年级读书的十六岁孩子，转眼已经过去了八年。按照他几年前留下的地址我打车到一个拐弯抹角的小区，费力地寻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具体的楼排号码。我犹豫着敲了敲防盗门，一个穿着跨栏背心和大裤衩的中年男子隔着防盗窗疑惑地看着我，“你找谁？”我从遥远的黄土高原到达这个城市，坐了整整两天一夜的火车，现在人困马乏、衣衫不整。“何叔叔，是我，我是任享！”我的贝雷帽斜扣在脑袋上，身上扛着巨大的背包，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他笑了起来，打开门招呼我，“你小子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

我坐在沙发上，悠闲地喝着茶水，抽着烟。“这小子，

从小就偷我的烟抽！”可以看出何叔见到我后心情很愉悦，他笑呵呵地给自己的继任妻子介绍，“这就是我常给你说的老任家的儿子。这是你白阿姨。”我客气地向白阿姨笑了笑，“您好，阿姨！”白阿姨麻利地给我削着苹果一边告诉我，“你何叔经常说起你们家来着，你们以前不是邻居嘛，关系特别好。”“是，我从小老在他们家蹭饭吃，他们家饭比我妈做的好吃！”在我的概念里，何叔这个后续的妻子和他还不属一个家庭，一口一个他们、他们的，我感觉到了自己说话的冒失，红了红脸冲何叔笑了笑。

“小鲁有时候也提你呢，前段时间还说不知道你现在干嘛了，家里好几年也不联系了。”何叔说。我笑着点点头，心情略感复杂地问，“她现在干嘛呢？我们好多年不见了！”小鲁是何叔的女儿，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她在一家机械设计所上班，离家挺远的。”白阿姨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出去一个下午了，一会儿该回来了。”我继续和何叔聊天，他没有太多的变化，只是头发梳得一丝不乱，脸也白胖了一些。

据我所知，何叔转业后，一直在这个城市的某个部门任副局长，转业干部再次升迁的机会不多，他现在已经五十出头，到了安于现状的年龄。在部队时我们两家做了多年的邻居，可以说他是看着我长大的。小时候我经常坐在他的腿上，让他跷着二郎腿荡悠我，这是我从父亲那里无法得到的惬意感受。他的烟瘾很大，每个星期我都可以到他那儿领一批烟盒用来和别的小孩儿打三角。一段时间他抽一种叫白熊的烟，打三角时，我连出几张这种烟盒，被那些孩子戏称为“白里透黑杂毛狗熊”。

白阿姨批评何叔说：“人家已经是小军官了，你还小子、小子地叫！”“他长再大，当再大官，在我这儿也是小孩子，跟自己孩子有什么两样儿！”他从烟盒里拿出一根烟点上，“我陪你抽一根。”我和何叔一边抽烟一边聊天，他问了我父母的近况，我告诉他，他们身体健康，刚刚退休在家，每天忙着看电视。他又问我，“你爸现在脾气好一点了没有，还那样？”“还那样，动不动就发火。”我笑着说：“您还记得当

初我爸打我，你还差点哭了呢！”他也笑，“你小时候又瘦又小，你爸打你还那么狠，我看着都心疼。”我想起当年何叔多次在父亲的皮带下袒护我的情景，不禁有点感动，“要不是您，那会儿我可挨打多了！”我们笑着又聊起了一些部队近年景与人的变化，这些多少勾起了他对往事的追忆和怀念，他的表情变得有了几分伤感和神往。如果一个人在某一个地方生活了二十多年，即使那里是一片荒域，在他眼中也一定会变得美好，何况那里有着他全部的青春岁月和那些美好或者伤痛的记忆。他现在的妻子白阿姨有着一张红白健康的脸，举止贤淑，面容和善。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我所熟悉的阿姨，何叔的前任妻子。小时候，父母经常中午不能回家，我便总要到何叔家里蹭饭，他们一家三口之间那种和睦共处的关系让人羡慕。至今我还记得小鲁的母亲轻轻给我擦去嘴边的饭粒，笑吟吟地摸着我的脑袋说，儿子，放学和妹妹一起回来，别到处乱跑……我不禁深深怀念起那个时代和那个曾经给我关爱的阿姨，尽管她已久不在人世。

南方夜晚相对北方要来得早一些。我在浴室洗完澡换上了宽大的裤衩和T恤衫。白阿姨正在厨房炒菜做饭，我殷勤地走到厨房准备打打下手。一个穿着淡青色花纹裙子的女孩蹲在厨房的地板上认真地扒着一块蒜。我猜她是白阿姨的女儿于尔宁，她抬头仰视我，双眼明亮，神情俏皮，我向她微笑，“你好！”她也向我点头示意。我站到白阿姨身后，看着锅里的鱼被炸得焦黄，散发着阵阵香味。“阿姨，别忙乎了，我有盘咸菜就打发了。”“这是什么话！”她笑着和我逗，“回头给你爸妈说，你何叔家穷的只能吃得起咸菜了。”我呵呵笑着和她说了几句话，看看桌子上摆的一根葱便假模假样地拿起来剥皮，皮屑乱飞，于尔宁挥舞手臂站起来，“你怎么在人头上剥啊！”“对不起，对不起！”我红着脸向她道歉，她悻悻地白我一眼，让我感到白阿姨这个女儿像个好斗的刺猬，不好相处。家里的铁门响了一下，我躲到厨房的拐弯处藏起来。小鲁轻柔的声音传过来，“今天有什么好事吗，做这么多菜！”我听见她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猛然站到她面

前。“呀，你……是人是鬼啊！”她瞪大了眼睛颇为惊讶地看着我，“真没想到这么多年，又见着你了！”她有点激动，“跟做梦一样！”我靠在墙上笑嘻嘻地晃悠着手里的葱，“是啊，转眼我们都一把年纪了！”我叹了口气，“谁说不是梦呢！”我们相互对视着傻笑。小鲁微黄的肤色和小时候没有什么变化，只是鼻子上架了一副黑边细框的近视眼镜，显得眼睛更加黑亮，酒窝更加显眼，笑起来露出的两颗可爱的兔子牙洁白光亮，我从上到下打量她，“啧啧，小女孩儿长大了！”“啧啧，小男孩儿改头换面了！”“你俩别神了！”于尔宁看着我俩乐。

晚上，我吃了几天来最丰盛的一顿晚餐，陪着何叔看了一会儿电视。明天是星期天，大家都不急于休息，我又和她们玩了一会儿牌，快十点时，才有空和小鲁单独聊了会儿天。小鲁的房间干净整洁，琳琅满目的小饰物摆放在各个角落，这和她小时候的习惯没有什么改变。她的巨幅艺术照悬挂在墙壁的正中，让人有一种被居高临下凝视的感觉。我盘腿坐在

她的床上，把烟灰缸放在脚边。她平整的粉色碎花床单一般不会轻易让人坐，我刚刚洗了澡又远道而来才享受了一次例外。在这种温馨雅致的环境里，人会情不自禁变得懒散松弛。小鲁乌黑的长发整齐地垂在耳后，由于晚饭时少许酒精的刺激，她脸色微红，在台灯下显得明光耀眼。她静静地摆弄着自己的手指，有一句没一句地和我聊着天。毕竟我们已经太长的时间没有见面了，如今都已长大成人，在彼此感到亲近的同时又会感到一些陌生和羞涩。她的说话方式一如小时候那样轻声细语，“离开了部队的人对部队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想念，也特别想再见到部队上的人。你有没有看出来这次你来，我爸特别高兴啊！”“当初你爸不是说我是他干儿子嘛，他当然应该高兴，”我笑呵呵地说：“我主要是想知道你是不是也一样高兴啊！”她抿嘴笑了一下，“当然高兴了，你是我哥嘛！”我夸张地长叹一声，“那也成，别我大老远来一趟，你们谁都不待见，我可太没面子了！”“那怎么会呢，我们随时都欢迎你啊，你就当这里是你家好了。”我笑着一点

头一边百无聊赖地把手里拿着的一个布娃娃的胳膊拧到背后，像押解一名逃犯，她被布娃娃可怜的狼狈相逗乐了，伸手把它抱过去，“你这人是不是有点虐待狂啊，见了啥都想折腾。宝宝！”“干吗？”“谁叫你了，讨厌！”她用娃娃打我一下。我把手撑到背后的床上问她，“老大不小的了，该有对象了吧！”她把头枕在胳膊上微微笑了笑，“就算有吧，认识倒是快两年了，没有太明确，先处处看吧，你呢？”我摇摇头，叹了口气，“算是有过吧，小孩儿过家家没什么准！”

“那为什么吹了呢？”她来了兴趣，好奇地问我。“没什么啊，学校里谈一谈，毕了业又不在一起，部队这种地方狼多肉少的，一不留神，就让人家给瓜分了！”我呵呵乐。她皱了皱眉头，“那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啊，说起来这么高兴，毕竟曾经爱过啊！”我看看她专注的眼睛，笑了笑，“你要说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当然不可能了，只不过我这个人承受能力特别强，一点皮外伤无伤大碍！”我把手托在下巴上，俏皮地歪着头看她，“难道你觉得人要是提起伤心事就嚎啕大哭，才算真

有感情呀？”她笑着摇头，“那倒不是，只是想看看你伤心是什么样子的，从来没有见过！”“什么人啊，”我笑，“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损人不利己！”小鲁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某个机械研究所从事机械零件方面的研究制造工作，一边上班一边准备报考研究生。桌子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的专业书籍。我信手拿来翻了翻，对这些机械零件的构造、原理之类的东西一窍不通，高中毕业后我只上了一所部队系统的子弟大专学校，和她的学识相差甚远，“啧啧，人才呀你，不易！”我佩服地夸奖她。“其实也没什么，你不是搞这个的当然是门外汉了，学学就会了。”“是吗，呵呵……”我笑了笑想想自己实在身无长处，不禁感叹。“怎么啦？其实很多地方你比我强啊！”她看我失落的样子，安慰我。“你知道我精通什么？”“什么？”“要把叉！”我乐。

那个寂静的雨夜，我和小鲁聊到很晚。在打破那种沉寂和尴尬之后，我们发现原来可以聊的话题很多。窗外雨从屋檐上汇成细细的流水，拉成晶莹的帘子扶摇而下，点点滴滴打

在窗户玻璃上，吧嗒吧嗒地作响，何叔在隔壁屋里均匀地打着响亮的呼噜。我们毫无睡意，在烟雾弥漫的房间里，饶有兴致地谈论着远去的童年记忆和缤纷灿烂的少年时光，我的耳边回响着蔡琴那首《被遗忘的时光》， “……那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在那个雨夜渐渐回到我们的脑海……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升出我的心坎。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不时地回想过去……”

80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季，我从家乡随母亲来到父亲工作的部队，那年我四岁。我们从火车站坐着部队的吉普车行驶了半个小时左右，到家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我第一次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在母亲的怀里混混沌沌地打着瞌睡。在我的脑海中总认为父亲工作在一个条件优越的大城市，那里应该是高楼栉比，人人都穿着花枝招展的外衣，而眼前所见的情景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黑暗的城区闪烁着点点稀疏的灯光，寒风吹过空荡荡的街道，卷起层层沙土和干枯的树叶随

风飘撒，三三两两行色匆匆的人裹在厚厚的棉衣里沿街滚动。

我从美好的憧憬中醒悟过来，对这个新的家园充满了失望。

部队大院坐落在这个偏远的县城边沿，从汽车上下来，我跟在父母身后在黑灯瞎火的走廊里路过小鲁家时，她的父母出来和我们打招呼，我误以为到了自己家，一屁股坐在她家的躺椅上，被父亲告知我们家在里面的两间房子。烛光下，一个扎了两根小辫正在挑着蜡泪玩的小女孩儿冲我咯咯傻笑，我拎着帽子屁颠屁颠地跑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小鲁，我们两家住在同一个楼的同一个单元里，各占了两间房子。白天我们的父母都要上班，我便很自然地成天和比我小三个月的小鲁玩在一起。一次，我生病在家躺在床上，父母给我留下了一饭盒蛋糕，那种油脂鸡蛋做的蛋糕当时还属于平时吃不到的好东西。小鲁坐在我家的桌子上，一边看着窗外一边对我说：

“我早上没吃饱，挺饿的！”我由于发烧没有胃口，就慷慨地递给她一块蛋糕。她吃完后，又不好意思地怂恿我，“你也吃一块吧，我跟你一块儿吃。”她拿起来一块放到我的嘴边，

我闻了闻犯着恶心对她说：“还是你吃吧。”那盒蛋糕一上午就被她以各种名目报销干净。完了她对我说：“你妈回来，别说是我吃了，好不好！”可见她从小就心眼不少。

部队大院的面积有县城的一半大小，按照不同的地域用阿拉伯数字为代号划分成各个小区，和县城那些杂乱无序的建筑相比，大院里街道宽敞，楼房整齐，四周种满了花花绿绿的树木和花草，生活在其中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我所住的那个区域当时有很多同龄的孩子，我和这些孩子每天玩打三角、斗鸡、弹球、沙包之类的游戏，由此我在认识了小鲁之后，很快又认识了在我生活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曹进军。我和曹进军经常一起抓一种我们叫做“土蜗牛”的小虫子，在树梗上发现一个小土涡，抓一只蚂蚁放进去，蚂蚁怎么使劲都爬不上来，土蜗牛从地下钻上来咬住蚂蚁拖到土里，我们拿一根小木棍把它搅出来。那时曹进军就显现了天性乐观的性格，他玩的花样总是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一些让人恶心的把戏。那时大院里毛毛虫成灾，每到夏季，柳树上爬满了黄色黑头蠕动的